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四

唐紀十六

乾符三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

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

與副使曹全晟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

十二月鄭畋請以崔安潛代宋威張自勉代曾元裕

實錄雖於此月載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管都統李琢為招討草賊使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為使副猶如故新紀誤也

安南戍兵逐李璿

新紀在四年十一月今從實錄

黃巢言五千餘眾安所歸

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眾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

者蓋烏合之衆  
聚散無常耳

王仙芝黃巢分道而去  
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黃巢

尚君長奔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鄆  
封而侵汝鄭即大寇黃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

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聖閩廣而去仙  
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間取羣凶之願三月

餘寇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  
仙芝陷鄆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閩廣仙芝趣鄆也

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舛  
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四年二月南詔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  
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

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  
封人是以封為國號也

四月黃巢尚讓保查牙山  
舊紀四年三月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與王仙芝

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先是尚君長弟  
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

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  
人率盜數千依讓按實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濮

已起兵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  
賊尚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鄆州四年四月黃巢引

其衆保查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驚聽錄巢與仙芝  
俱入蘄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面由是分

隊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按舊  
紀仙芝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

仙芝又先云殺張璘乃陷廣州先云陷華  
州方攻潼關敘事顛錯不倫今從實錄

五年二月李克用殺段文楚據雲州  
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

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  
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荐饑文楚削軍

入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  
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

帳日譁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眾因大  
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眾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  
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  
傳曰康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

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  
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  
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  
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  
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眾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  
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君吾等合勢推之  
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  
皇爲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  
往圖之日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  
飢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  
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子家尊  
在振武萬一相通俟子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  
變生成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  
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  
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大祖與退渾突厥三  
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關鷄臺盡  
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  
文楚漢璋等五人送關鷄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大  
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受太祖大同防禦  
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彼

害實鉅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  
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茲始矣  
五代史君立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  
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  
以盡忠語爲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  
方今天下大亂云云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  
且萬人師管關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  
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舊紀咸  
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州防禦使  
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  
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竇漣遣康傳圭率土團二千  
屯代州將發求賞呼噪殺馬步軍使鄧處有唐末三  
朝見聞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  
符五年戊戌竇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  
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  
軍於石窯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  
十日築却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  
絹一匹監軍使差仇判官聞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  
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錠銀梳一枚絹一束錦二  
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梳絹等三日李監忠却入四

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管五日又賞土團  
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  
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韜等四人尋分  
付軍兵於鬪雞臺西副却又令馬軍踐踏却骸骨入  
口李九郎被土團馬步軍約二千人持弓刀送上與  
舊紀五年事徵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  
實錄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窰白泊至靜邊軍二  
月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綿綃等按莊  
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  
陽脩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  
正五代史新少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  
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  
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  
亦須發兵徵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  
末見聞錄敘  
月日今從之

以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

大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  
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補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

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  
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  
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  
為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  
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  
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  
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  
入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圍軍柄欲奄大同則  
患繫父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効節必當已有指  
揮簡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  
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  
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  
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  
舊紀實錄各隨段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  
事相接續耳恐皆未足據也舊紀所云太原幽州討  
之蓋因敘後來事實實錄所以不取者方知招諭未必  
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簡方振武  
節度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蓋約奏  
到之月耳今從  
三朝見聞錄

曾元裕破王仙芝斬之

實錄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

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  
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  
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偽許之仙芝令其大將  
尚君長蔡溫王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王以徇仙  
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郭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  
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  
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  
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  
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  
節不允以宋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  
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  
乃令尚君長蔡溫王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  
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赦於狗脊嶺斬之  
賊怨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  
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  
芝首獻於闕下新傳黃巢自蘄州與王仙芝分其衆  
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  
使薛崇進陷沂州縣穎蔡保查岬山引兵復與仙芝

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  
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  
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瑋拒  
之乃向新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起別部  
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  
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  
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  
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待御史與中人  
即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  
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  
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  
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  
皆從實錄

黃巢改元王霸

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衆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

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  
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  
王獠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  
讓乃與羣盜推巢為王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蕃

鎮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巢請降詔以為右衛將軍竟不至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

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詰天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

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

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

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

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曉斬二長死者甚眾巢大沮畏乃

詰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與實錄先

後不同今從實錄

四月以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

使唐末見聞錄遮虜軍及代州告急寶尚書差回麟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墩北

副將康叔譚侍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斫損將判官閻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

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掠領馬軍進發閻建弘遞送海西當月內有勅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

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為振武國昌為大同蓋

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為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既殺段文楚諸校共巧克用為大同

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兵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救之以國昌為大同

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入同防禦使非節度

也薛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符

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為大同節度使非國昌實錄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錄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獨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其所據蓋國昌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為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為大同節度而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鎮而死於嵐州國昌亦未嘗赴大也

崔澹等議南詔和親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趙宗政來朝且

議和好今因盧鄭爭蠻事置此

五月鄭畋盧携罷相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與李

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屢泊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鉞瑒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其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

之起也宰相盧携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糜之携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士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又不用兵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携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盡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漆袂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携傳曰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郭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



廣州殺節度使李岩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  
南擄舉宋威齊克讓曾充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及  
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  
統擄深不悅浙帥崔瑒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  
上令宰臣議擄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  
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  
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  
臣鄭畋盧擄議南蠻事擄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  
為不可抗論是非擄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而  
碎之丁酉以畋擄並為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洎  
雜說皆云畋擄議黃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延昌撰  
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  
又畋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  
盧擄謀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  
降公主和好畋因爭以為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擄俱  
罷相又擄傳曰擄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  
翱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擄  
舉宋威齊克讓曾充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討賊皆  
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  
鄭畋執之以為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六

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岩浙東觀  
使崔瑒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瑒岩上表論之宰相  
鄭畋盧擄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擄罷相在六年實  
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盾然  
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

李國昌不受代土團兵高鄧虔

替李尚書收却遮虜軍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告

急二十二口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一人齊掘四  
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拜  
都押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  
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  
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候鄧虔安尉尋被高却床  
昇尸柩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人各給錢三  
百文布一端差押衙田公鐸給散不放却回便被請  
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榜借商人助軍錢五萬  
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  
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出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  
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為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

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焉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圍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為其眾殺之節度使實澣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賚必利民家至是元寤迫乃勝借商人助軍錢五萬此皆約唐末見聞錄為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攝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事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為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

### 十二月李鈞與李克用戰敗死

舊紀河東節度使崔

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奇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為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為其下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

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時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奇嵐軍請別救賈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劬權觀察留後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被代州殺戮並盡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鴟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為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 六年正月高駢將張璘梁績

舊紀張璘作張麟新紀傳實錄作湊今從舊高

駢黃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實運錄舊紀梁績作梁績今從衆書

### 降畢師鐸等

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蹂踐淮甸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勃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効故置於此

二月辛巳李傑為河東節度使

唐末見聞錄三十日安慰使到府除傑充

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傑誤也

四月王鐸為荆南節度使招討都統

舊紀五年二月鐸請自督衆討

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舊傳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温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盧携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

五月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續實運錄曰黃巢先求廣州兼使相朝廷

不與黃巢夏初兵屯廣南累候救者不下遂恣行攻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詔廣等州勸茶處置等使未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內侍仇公度質手詔并廣南邕府安南安東等節度使指揮

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通又賜節度將

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等表未云廣明元年

函一并所賜官告並却付公度表未云廣明元年

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寶

按其月巢已入

宰相請除巢率府率

舊紀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

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迢瑒上表論之實錄迢瑒上表論請詞甚懇激乃詔公卿集議巢又自表乞廣州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欲據有嶺表未為巢穴乃繼有是請左僕射于琮議云云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正真將軍廖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巢傳曰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偽降于駢駢遣將張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禽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崔瑒奏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

樞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司正負將軍盧携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巢傳曰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詔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於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携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云乃拜巢率府率舊盧携傳亦皆以為為携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携已罷相今從實錄

九月巢陷廣州殺李迢驚聽錄曰據李迢在寇復併屯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陳又尚君長生送咸

京遂召李迢怒而躡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比夢瑣言曰黃巢入廣州仇李迢隨軍至荊州令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巢於江津害之

實錄

十月巢陷潭州劉漢宏大掠江陵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

奔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錄閏月湖南奏黃巢賊眾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比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按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書又据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眾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宛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錯招降之据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又降於崔錯遂為也

唐臣也  
廣明元年正月侯昌業上疏極諫賜死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

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敖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閭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暗策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具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為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伏惟陛下暨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旨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脩慎妄奏開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比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致有回天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

上好鬪雞賭鵝新田令致傳曰帝冲駭喜鬪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按鵝非可鬪之物又

一鵝至直五十萬錢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寶運錄

三月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續寶運錄載駢上表及

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間朝

廷猜貳續敕却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

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重坐甲不討

黃巢自此轉盛舊紀傳王鐸出鎮荆南亦為諸道行

管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為南面行營都統舊

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為鎮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

六年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

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鐸統眾無功乃授駢諸道兵馬

行營都統駢傳四年為鎮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

都統六年冬徙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携傳

日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

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

賜詔如寶運錄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

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郎幼復備守浙西

則是在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荆南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卿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止為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滅巢為已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盧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任駢統下可為指揮表不須云乞降赦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督諸將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信致也今從舊紀及盧携傳

四月李琢為蔚朝等節度使

琢作琢者誤也

五月張濬戰死

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濬急擊之賊懼以金

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已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師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

令張濬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濬賊遂乘勝渡

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

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年夏黃巢自嶺表北

趨江淮由采石渡江濬勒兵天長欲擊之黃巢傳云

巢乃渡淮偽降於駢遣將張濬率兵受降于天長

鎮巢擒濬殺之實錄五月濬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

過江其言濬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

据舊傳則濬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濬死

在江南也按濬既死巢又陷睦州婺

州宣州然後渡江濬死在江南是也

六月陳敬瑄至成都

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

在三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牒云某

謬膺朝寄獲授藩條以六月八日到鎮上訖今從之

李琢執傳文達

實錄六月李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

降傳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傳文達

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等縛送李琢按國昌時在蔚州

何必令文達守

之今從薛史

詔許南詔和親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

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

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

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

和親議時盧携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

和今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

歸義為雲南王其子閣羅鳳降於吐蕃其孫異牟尋

却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

孫蒙豐祐杜棕奏以入朝人多減之後索質子漸為

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

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名似是盧携奏草也

七月黃巢圍天長高駢不敢出兵舊駢傳駢怨朝議

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

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呂川

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

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

廷已有間言賊若盈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

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

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為德錄朝廷議駢以文以  
武國之名將今此黃巢必喪於淮海也尋淮南表志  
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綿伏狼狐必能晦沉  
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  
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  
武勇又告城危致勞徵兵勞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  
然曰武經與賊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  
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括官軍遷迤  
過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繫朝廷速下  
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  
遂京國士庶浮謗日興云淮南與巢衷私通連自固  
城池放賊過淮也妖亂志日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  
採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士客諸軍尚十餘萬皆  
良將勁兵議者慮狂寇有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  
死戰用之等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已權謂勃海日黃  
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  
事斷然可知令公既統疆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  
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勃海深  
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  
東諸侯以勃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

通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渡淮由是方  
 鎮莫不解體按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  
 制若怨朝議有不附已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間執  
 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實議者之言非所以  
 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  
 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  
 淮南數年逗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則  
 不賞妖亂志云恐敗衄稍損威名夫大功既成則有  
 為都統控扼江淮而擁兵縱賊使安然北渡其於威  
 名獨無損乎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駢自無參酌一  
 至此邪蓋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  
 疲弊之衆可以節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  
 無降心反為所欺張濬驍將一戰敗死巢奄濟采石  
 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恐自保不暇故斂兵退  
 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携聞於知  
 人致中原覆沒駢先銳後怯致京邑丘墟呂用之妖  
 妄姦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  
 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  
 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招牒云屯軍淮南旬牧馬頻陂則

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錄云王仙芝  
 劫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  
 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  
 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託於仙芝  
 黃巢以譏斥時病未必其人實有此檄牒也

劉漢宏請降

實錄漢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濠州刺  
 史崔錯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

請於濠州倒戈歸降優詔褒之按鐸奔襄陽漢宏始  
 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錯招之又戊  
 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  
 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  
 宏表方  
 至也

十一月豆盧瑑請受黃巢天平節鉞

驚聽錄曰宰臣  
 豆盧瑑奏緣淮

南九驛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遮截大寇黃  
 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臾請降  
 節旄授鄆州節度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携言  
 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擁



通鑑卷之三十四  
節而行攻劫荆南却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  
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  
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携託疾不  
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  
此驚聽錄  
不足信也

張承範等發京師上御章信門遣之新傳曰帝餞令

豐優按令收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資物其實不離  
禁關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收誤也

上趨駱谷鄭畋謁於道次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

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巳次駱谷壻水驛按此月  
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

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  
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

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巳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  
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

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衆西追車駕  
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

今不

黃巢妻曹氏為皇后實錄巢傳立妻曲氏

王重榮殺巢使與王處存結盟舊王處存傳曰時李

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  
賊借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

謙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  
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

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  
為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

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  
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

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關元戎  
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關元戎

李都奉偽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  
曰令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

紘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  
用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

北尹竇滂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北  
 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塚壘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  
 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  
 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滂  
 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屏肅  
 佩劍歷塔而上謂滂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滂之  
 僕吏控馬及塔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滂不敢仰  
 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  
 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  
 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偽亦  
 未嘗聞以滂代都今不取

中和元年正月陳敬瑄杖殺內園小兒

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戶

諸衢錦里耆舊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遶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之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十輩者敬瑄語耳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

二月代北監軍陳景思

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

二月景思請赦李克用

實錄陳景斯齋詔入達鞠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

掠鴈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克用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

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羅積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

月友金旋軍鴈門羅積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灋羅

積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師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

積李友金發五百騎齋詔召武皇於達鞠武皇即率達鞠諸部萬人趨鴈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獨

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二月始自忻代留

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

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宿州刺史拓跋思恭

歐陽脩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

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郿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李脩合以為一人誤也

四月黃巢復入長安唐弘夫戰死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二月

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

五月己未高駢出屯東塘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

九十餘日襍雜雖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一百一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也今從舊傳

忠武軍八都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五

也

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軍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

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鴈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鴈門今從見聞錄實錄

七月鄭從讜斬論安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

安軍使王蟾高弁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回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衫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內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

九月成麟殺高潯孟方立殺麟實錄澤潞牙將劉廣

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頌於邠州初高潯援京師廣率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

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二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使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已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玘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率兵入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踈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云殺

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

十二月閔勗逐李裕實錄新傳作閔頊今從程匡象唐補紀

二年正月王鐸為都都統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年率師三萬至

京畿屯於盤屋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盤屋續

實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率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歸朝

廷即以鐸都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為諸道行

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荅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

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

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詔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比夢瑣言曰王鐸初

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

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月  
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  
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為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  
紀傳新傳鐸止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  
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  
都監按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  
三月阡能為盜張彭錦里者舊傳作千能句延慶錦  
里者舊傳作阡能續實運錄作阡能

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  
能注云姓纂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

六月羅渾擊等反

張彭者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  
遷為軍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

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擊反十月句  
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擊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  
溪官軍不利十二月羅渾擊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  
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擊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  
餘人官軍與千能戰於乾溪官軍大敗是月羅渾擊  
反聚眾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眾二千餘官  
軍與能戰乾溪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  
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

實錄並附  
之六月

七月韓求反

張彭者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  
界內賊首千能遷逾漸侵入蜀州界今

從句延慶  
傳及實錄

南詔請降公主報以方議禮儀

張彭者舊傳中和元  
年九月三日雲南驃

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  
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  
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  
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十月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

張彭者舊傳三年九  
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衙莊二慶將兵三

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舊傳於中和  
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  
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  
發峽路攻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  
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

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

朱瑄權知天平留後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最為

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將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最率兵三千赴難關西

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最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

全最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

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最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最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

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

敬武遣將曹全最率軍赴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最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

全最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最為其

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據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最久為節度

使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

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注云今

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十一月李詳舊卒逐黃思鄴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

鎮使王遇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

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

高仁厚討于能張彰耆舊傳中和三年冬于能轉盛

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

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于能得羅天子首級十一

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

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

彭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

仁厚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

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

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

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据何書知于能敗在二

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已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于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曰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十二月李克用將兵至河中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

五代

李克讓為僧所殺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

害紀綱渾進通員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齋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

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擊孤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北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云鴈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也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鞞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

孟方立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

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知昭義留後按成麟前

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  
 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  
 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  
 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  
 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  
 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  
 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  
 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澤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  
 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正爭澤潞以朝廷  
 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請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  
 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累招其外則潞人胥  
 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  
 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  
 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  
 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鄰斬之擅裂邢  
 洛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  
 勛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  
 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勛以書請鐸  
 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

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  
 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  
 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  
 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  
 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  
 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  
 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  
 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微除昭義必不在四  
 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  
 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  
 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  
 郡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  
 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  
 得以澤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  
 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勛為留  
 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勛外示恭順  
 託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  
 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  
 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  
 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



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  
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累據三州轉成積豐謂昌  
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覷故積豐也  
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  
邢潞已成豐隙已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  
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觀勝負乃  
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然後昭義乃安也昌圖在  
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  
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  
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  
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  
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  
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  
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  
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  
州事三說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  
李殷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  
以其未嘗異已故不疑之若審被囚虜必不復留此  
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  
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

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  
安崇元傳云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  
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佑平之既殺  
劉廣召赴行在授中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攻  
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  
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  
祐為昭義節度使事況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  
據文祐來當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  
今不取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五  
唐紀十七

中和三年二月韓簡為部下所殺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

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莊夢蝶為賊所敗高仁厚代討之張散者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

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尚書為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

以成功除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者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

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岐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為

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二月丁卯朔無辛丑乃四月五日

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年月今從之

三月合淝楊行愨

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

高仁厚擒韓秀昇

張散者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

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者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衆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黔初觀察使陳侁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敕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州韓秀昇謀亂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遠懷借妄求作察廉陳侁爰命毛玘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迫逐渠魁勦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張散者舊傳中和二年三月干能反入月羅渾擊反十月月胡僧反十二月羅天子反三月遣羅渾擊於新穿填下二十七日寨把斷水陸官路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干能遷地漸復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

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一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干能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高仁厚進發討干能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月莊夢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厚將兵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者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擊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天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干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一月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華謬尤甚於彭實錄干能韓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干能置十月削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於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干能戰于

邠州敗之續實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千  
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  
鐵券文皆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  
六日巳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千能  
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  
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  
賜川王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  
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  
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  
千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四月甲辰李克用收京師** 舊紀四月庚子沙陀等軍  
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巳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  
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  
巳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  
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  
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節將龐從河中將  
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師貞三敗賊于渭橋  
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燔長安宮室  
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收京

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  
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  
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取  
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  
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  
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  
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闔巢夜  
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  
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  
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  
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  
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  
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月巢走按楊  
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  
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爲堅陳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群  
凶大潰賊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八日入  
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据令從之渭南之戰必在  
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

揚復光遣使告捷張彭耆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  
三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句延慶耆舊傳曰  
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  
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耆舊傳四年事於三  
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  
更不著月日

六月韋宙奇劉謙新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  
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寮諫

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鎮南海謙  
時為牙校宙以猶女妻之比夢瑣言曰丞相韋公宙  
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  
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寮諫  
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  
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十國  
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正名謙唐咸通  
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新傳云岫知謙恐  
言紀年

七月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鄭從讜詣行在舊紀五

甲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赴行在新紀五月

從讜為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緯

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

河東節度使從讜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道途多

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

未見聞錄曰五月敕除李尚書鴈門節度使六月二

十五日鴈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

內有除日到相公除替赴闕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

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

李相公有勝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  
仰節度使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  
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  
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月日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  
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  
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  
五月制止褒賞克用朱攻東方達三人制詞鄙俚疑  
其非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  
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

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十月克用取潞州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

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

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

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

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

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

四年二月克用自河中陝度河唐末見聞錄晉王三

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

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居正五代

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

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非二月內頗得陳許徐汴書

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三月楊師立移檄數陳敬瑄罪張散者舊傳中和四

陽師立父下載師立檄文則云

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

五月張歸霸及從弟歸厚降朱全忠崇文院有梁功

人名氏云張歸厚祖典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

自寬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

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來降

搖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全忠攻李克用於上源驛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

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

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

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

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

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凌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胄

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

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

暴至克用不覺近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

與我師聞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

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縊而出乘牛

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搞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六月鄭軍雄斬楊師立出降

張勣者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城

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僕射上東川旬延慶傳曰三年五月

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將鄭君雄梟斬楊師立傳首於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續實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救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實錄錄事從實錄

林言斬黃巢

續實錄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碣山路被諸軍赴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

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陔博野奪却兼外甥首級一時送到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感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母為它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傳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七月壬午戮巢姬妾張彭耆舊傳中和三年五月二  
妻男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

八月李克用請麟州隸河東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誤也

今從唐末見聞錄

十一月王建等奔行在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討棄城奔

許州晏弘大將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太各率本軍降田今夜以建等揚復光故將薄其賞皆除諸衛

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汝錄為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

禁軍討晏弘實錄云九月晏弘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建等降重復上云賞薄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

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年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

從實錄事從薛君正五代史韓建王建傳

鹿晏弘陷襄州劉巨容奔成都實錄光啓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

容死焉新傳晏弘引麾下東出襄鄧宗權遣趙德誼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

令汝殺之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

周岌棄鎮走晏弘據許州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據其鎮又曰初

晏弘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率眾歸行在乃詔禁兵討之晏弘懼弃城歸鄉里周岌聞其至遁去晏弘自

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

十二月鄭鑑表陳巖為福建觀察使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

建觀察使鄭鑑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既逐鑑逼鑑薦已為代朝廷因命之

按巖既逐鑑則鑑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薦已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

率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按劉恕閩錄黃巢陷閩粵巖聚眾千餘人號九龍軍福



建觀察使鄭鑑奏為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谿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破之鑑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山南東道上馮行襲功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節度使葛佐秦辟為行軍

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為刺史

武定節度使揚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益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

州逐刺史呂燁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言誤也今從薛史

李昌言薨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

詔除節度使救實錄中和三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

四年之末

光啓元年正月盧光稠陷虔州稱刺史歐陽脩五代史曰盧光稠

鍾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面黃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播襲眾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其虔部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

白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光稠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三月秦宗權稱帝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十月襄王即位宗權

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王鎔惡李克用之疆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

七月常濬上疏論田令孜之黨坐貶死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遘等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今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實運錄曰七月二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敕貶

濬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  
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太祖紀年錄曰朱攻李

指陳利害規畫方略不始太祖黨底逆温太祖怒

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

引太原其心可見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

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

憤不悅告於太祖曰王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

幸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

祖憤怒朱攻輩即報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關誅逆

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

地迫邠岐公若師出關東二兇必傳吾城下不若先

滅二兇去其君側歐陽脩五代史重榮使人給克用

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

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

廷疎忌重榮克用亦知之

田令孜遣朱攻李昌符討重榮

新令孜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攻等兵

二 高壁沙苑  
人 從實錄

十二月攻昌符大敗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攻

攻走還邠州與昌符皆耻為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

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帝夜啓開遠門

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官室盧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葺

復粗完至是令孜昌曰王重榮反命火官城唯昭陽

蓬萊三官僅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蕃避亂其志亦

俟兵退復還何為火官城始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

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

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攻

祭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已太祖欲先討朱

温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庇朱温請自

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攻河中也又言重榮與

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攻戰朱攻

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錄遺邠

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今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

二年正月張郁陷常州

皮光業見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握兵士三百

人戍於海次因正旦醜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跋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

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華到任方三月親執牌印於

戎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

郁以正旦殺安慰軍將耳非

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

**上發寶雞王建前驅**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

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將移

幸梁洋以上為清道斬斫使戊戌邠師至石鼻已亥

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

**三月鄭從謹守太傅兼侍中**

新宰相表從謹入三公門不為真相按新傳拜

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

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

**丙申車駕至興元**

皮光業見聞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

二月辛亥朱玫將踏跌師瑀通行在破楊晟於潘氏

東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僖宗將移幸梁洋戊戌邠師

至石鼻已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

引四月庚申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

幸興元庚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今夜聞邠軍

至奉帝入散關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

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即丙申也實錄正月乙酉車

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月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月

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

諸書月日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

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紀事則寶雞危逼之

**陳敬瑄殺高仁厚**

張彭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

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又極忠孝

若在王司徒不過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

厚楊師立羅元果王師本兵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

四月朱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實錄或自補大丞

下五月玫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王章事或侍中為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

田令孜自除西川監軍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

引揚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

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散

之說耳按上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豐

貫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

規與敬瑄為巢窟今從之

五月蓋寓說李克用誅朱玫實錄揚復恭兄弟於李

衡之舊乃奏遣崇望齋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

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偽使至太原太祖

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

言云云太祖播偽詔賊其使馳檄諭諸鎮曰今月二

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鑿駕

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逐至蒼黃而晏駕不

知殺逆者何人末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

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贊

亮名汗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虜之以塞辭

朱玫賣之以為利己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

之士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

朝見駐已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

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焚惑藩鎮凌弱廟朝云云

按舊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

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煜未即位改元

偽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

代史

王之亂僖帝駐蹕梁洋襄王遂下偽命以檢校太傅

今邵吏左環賁所授偽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事以聞

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父乃赦之遂令焚毀於庭按

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

梁紀

六月鎮海牙將丁從實襲常州新紀武寧軍將丁從

實陷常州今從皮氏

見聞

八月王潮殺廖彥若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

新紀作劉恐誤

十月董昌遣錢鏐取越州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

十一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鏐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

李克脩攻邢州不克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鎔出兵

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羨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

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據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可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劉漢宏奔台州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除浙東前據范垵吳越

備史漢宏敗走至十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朱全忠取滑州虜安師儒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

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猶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

十二月杜雄執劉漢宏十國紀年十二月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月丙子朔無

丙午紀年誤

壽州刺史張勣妖亂志作張教吳錄作張教今從十國紀年

朱瑾逐齊克讓薛居正五代史云虜克讓今從舊傳

三年二月田令孜流端州不行實錄載教曰今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

剥服已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彭耆舊傳曰大駕廣明年春孟

到蜀叟嘗接識比司諸官子弟有光啓門承旨似先大夫為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

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跌一足偃卧磻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

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雖回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

宗皇帝在寶雞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於壽王壽王行孝大度弘寬有斷衷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攷傳取之據實錄今攷光啓二年為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前自為楊復恭所擯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攷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據張散耆舊傳攷誤耳今從實錄

**李國昌薨**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新冰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大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三月癸巳鎮海軍逐周寶**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約奏到耳吳越備史三

月壬辰新紀  
癸巳今從之

**四月徐約逐張雄**吳越備史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

天長遂歸高駢駢用為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婿揚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據實錄寶以其婿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載代之張雄據蘇州必在載後備史恐誤今從新紀傳

**高郵鎮遏使張神劔**十國紀年張雄淮南人善劔號

張雄故從妖亂  
志但稱神劔

**朱全忠襲殺盧塘**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按長

**楊行密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妖亂志中和三年高

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効駢強之既行果為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州也

五月戊戌行密抵黃陵秦彥城守

妖亂志六月癸卯朝秦彥冷鄭漢璋

等守諸門按寇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

李克用遣安金俊助李罕之張全義

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

史張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非七月也

表全義為河南尹

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

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非刺史也

八月朱全忠誣朱瑄招誘宣武軍士

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未

珍以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

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賂將

勇潛有窺覲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

厚而納焉積口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

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

之新傳全忠與朱瑄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

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瑄納汴亡命移書

讓瑄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志望全忠由是顯結

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

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

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

圖大事輕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今麾下將士詐為叛

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為

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

衆十倍蓋翔為溫畫策詐令

十月杜稜拔常州

實錄五月鏐攻常州不從實錄高

寅陷常州今從之

十一月敬翔佐朱全忠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

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

佐之迹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温狡譎多

謀人不測其際惟翔視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

不備因為之助温大悅自以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

一切諮之

薛史誤

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

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

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入

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

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全忠在十月行密

初入揚州時

今從實錄

王建攻成都始建宿衛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二

正五代史實錄新紀皆云以壁州刺史攻成都誤也

張散者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

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

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

聞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訢論二十

正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卧踞於泥天使

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

容專差親信於人象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二人神色

俱喪乃理兵講武史創置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

之諸軍頗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

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

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

發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

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欲遮其

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

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

於城北街去來闔數合已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堤

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

二十一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

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濠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

持此年十二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

大戰三郊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



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侵盜為耻為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吳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勳錦里耆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聽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是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代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屬丞相以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僖宗紀光啓三年十二月東川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論之唐年補錄光啓三年十二月以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朗相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與唐莊宗功臣列傳唐列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叛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末平節度使據長曆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

正月詔命始至成都吳融據昭度受招討使歲月故云作噩之年代蜀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韋公鎮蜀在前一年蓋融誤以代蜀為鎮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及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為招討使皆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勳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為差謬張勳對言年僅八十追記為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為耆舊傳故其叙事鄙俚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及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瑒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關張瑒來拒戰敗之按光啓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州刺史顧彥暉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朗即以彥暉為刺史新紀實錄皆誤今從十國紀年

十二月 長曆國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己巳朔新舊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

是亦以十一月為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  
亦閏十一月惟薛居正五代史深紀十一月後有閏  
月實錄閏十二月  
庚午朔今不取

周寶卒 吳越備史寶病卒實錄錄寶迎至郡氣憤卒於幃  
亭驛新紀十月丁卯鏐殺周寶十國紀年此

月乙未寶卒或云鏐殺之今從吳越備史  
寶舍幃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

錢鏐克潤州 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  
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

十國紀年

文德元年正月朱全忠為蔡州都統 新紀正月癸亥  
全忠為蔡州都

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鎮具事奏聞  
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

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薛居正五代  
史皆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

以全忠為蔡州都統月日  
尤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丙寅錢鏐斬薛朗 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  
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備史

二月魏博牙兵逐樂彥禎 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錄  
彥禎懼自求避位退居龍

興寺軍眾迫令為僧舊紀魏博軍亂  
逐彥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錄

三月日食既 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  
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

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  
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豈有二帝徽號正同今從新紀

止是昭  
宗尊號

立壽王傑為皇太弟 唐年補錄僖宗御礮後不豫暴  
崩楊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

宅諸王從行乃於六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  
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

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惟楊復恭請以  
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

懿宗八子無盛王  
儀王今從舊紀

朱全忠遣朱珍等救樂從訓薛居正五代史珍傳曰

萬餘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

日從太祖渡河按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

軍萬餘衆據薛史紀傳皆云太祖遣朱珍

等救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

四月孫儒陷揚州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

紀云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

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五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六

唐紀十八

昭宗龍紀元年正月癸巳朔赦改元唐年補錄曰正

一年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

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

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

昭度為東都留守按照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

誤也今皆從實錄

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

之斬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

鎮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  
遠求滄亮邪若為滄亮二帥求之則亮帥朱瑾乃仇  
讎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滄亮諸書皆無其  
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  
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  
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叢實錄云李  
璠誤也李璠乃  
檻送宗權者

二月斬宗權舊紀二月己丑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  
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

錄二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  
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  
應二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

至己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

三月朱全忠兼中書令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  
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

東平令從實錄  
上加中書令

趙昶為忠武節度使薛居正五代史趙彘傳曰文德  
元年蔡川平朝廷議勳彘檢

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死  
立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  
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為理所彘一日念  
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  
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彘遙領泰寧軍節度使  
以昶為本州刺史俄而彘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  
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  
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  
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  
以彘為忠武節度使下云昶為節度使時宗權未滅  
自相違令  
從彘傳

六月李克用攻邢州孟方立飲藥死弟遷為留後實錄

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  
立因結諸鎮救援其將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

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彘出戰為罕之所擒彘謂曰  
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

信率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  
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罕之軍二其弟遷求援汴州

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鎰遣克用書和解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兀佐為安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張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我蘇老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澆表韜盡率其衆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殫生獲馬澆韜論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偃方立知其不可乃欲酖而卒其從弟洛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為留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名州乃禽馬澆實錄云澆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澆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洛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鎰奏得邢洛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離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洛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惟太祖紀年錄及

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十一月宦官始服劔佩侍祠按田令孜楊復恭雖威權震主官不過金吾衛

上將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瀟服也

大順元年正月李克用取邢州唐末見開錄龍紀元

孟遷投來拜李存孝為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太祖紀

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名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

而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從孟遷於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為邢洛團練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

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孟遷傳曰大順元年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克鄆未及救

援邢人困而携貳遷乃繫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克鄆世虔裕傳誤

二月克用攻雲州安金俊死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

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三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魏金俊獻于朝据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

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

克用巡潞州管李克脩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吝而張不豐倚其事管克脩旬日間費數十萬尚以為供張不豐倚其事管克脩

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憤事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及班師因撫封於上黨按

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

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為之聲援至十月先還罕之存孝猶圍邢

州故正月孟遷降也

四月時溥掠碭山朱友裕擊之郗象梁太祖實錄前

卯溥出兵按長曆乙卯三月晦日實錄誤也

張潘與楊復恭有隙上親倚之舊傳再幸山南復恭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特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潘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為宰相判度支据舊紀實錄新紀表

潘自光啓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

照中間未嘗罷免舊

傳誤也今從新傳

潘請討李克用舊潘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

匡威雲州赫連鐸等秦誦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

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

賊時潘為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常以虛誕誘太祖太

祖薄其為人及聞潘入中書太祖嘗私於詔使曰張

公傾覆之士先帝知其為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

位必亂天下潘知之陰銜太祖按潘自僖宗時為宰

誤相紀

五月馮霸叛李元審擊之元審與霸同部送後院將

霸所以能獨叛而元審所

以得不死者蓋後院將有叛有不叛者叛者從  
霸不叛者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

安居受殺李克恭附于朱全忠編遺錄八月甲寅馮

請河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充留後戊辰李克用  
圍之上遣葛從周率完勇夜衝破圍突入上黨以  
壯潞人之心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接克用  
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戰傷收軍於潞五月  
十五日克恭視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縣  
將安居受引兵攻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  
受為留後居受遣人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  
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  
乃引眾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武皇令康君立  
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末見聞錄曰五月十七  
日昭義狀申軍變殺節使當日點汾州五縣十團將  
兵赴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射家累入府新紀五月  
壬寅安居受殺李克恭按壬寅十七日乃報到太原  
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薛史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  
潞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績本函克恭首獻之  
于朝藩方起兵朝廷稱賀此蓋克恭首到日也舊紀

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紀  
錄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死  
言之編遺錄薛史梁紀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  
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揆赴鎮當在  
揆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  
紀年錄從周入潞從舊紀

七月官軍至陰地關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

按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

葛從周入潞州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

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  
似從周實為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  
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  
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  
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  
會張宗厚等為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  
陽留後全忠使德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  
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

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

朱全忠遣兵攻李罕之援葛從周

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

寅上往河陽今李謙救應朱崇節又命宋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謙引軍趨澤潞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奔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喬遂班師按謙等初圍澤州時語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奔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

九月全忠斬李謙本重胤而還 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胤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亦將李謙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率眾弃城而遁唐末見

聞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中昭義軍人拔城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中縛送至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謙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山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奔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以徇遂班師焉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眾弃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謙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謙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而從周等奔潞來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謹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奔潞州何得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采諸書

通鑑考異卷三

六



李克用敗李匡威赫連鐸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

戛斯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遼虜軍太祖御親軍出

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

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

萬攻鴈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實錄閏

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

敗赫連鐸引吐蕃點戛斯之衆攻遼虜軍克用營軍

河川戰於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

未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行紀有使報稱

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

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勝曉告殺燕軍三萬

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齊勝到殺得退軍一

千帳二十九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今但繫此月不

日書

閏月孫儒圍蘇州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

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在

十一月李存孝取晉絳克用上表訟寬實錄十一月

關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

以兵三千營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

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

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

張行恭奔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

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赤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

三日藩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

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廊

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

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

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藩建

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張濬傳日

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日

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三汾隰武皇薛鐵山李

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遣李存孝將兵

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

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

孝所敗自是閉塞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  
 日十月存孝引收潞之師圍張蕃于平陽云云存孝  
 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蕃韓  
 建亦由舍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蕃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  
 千出陰地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  
 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塞不出存孝攻絳州十  
 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蕃由舍山路逃遁  
 遂收晉絳初蕃部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道歸  
 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  
 差晉州捉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  
 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  
 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蕃勝一道內稱招討  
 處置使兼錄到詔曰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  
 欲會兵討問云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  
 貢章表克用與朱玫等同立襄王以為大逆其朱玫  
 以下並已誅鋤克用時最為魁首據其罪狀請舉天  
 下臣率師關東掎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蕃為都  
 統授崔胤為河中府節度使大軍行到同州  
 用領番漢馬步稱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蕃使人探

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  
 不利而回朝廷知為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與賞  
 給今回貶都統張蕃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  
 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騎三千抗  
 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  
 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  
 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  
 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  
 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據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當  
 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  
 者蓋謂汾水之旁下濕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  
 行恭為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  
 走則藩建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  
 紀云崔胤為河中節度尤為踈繆自餘諸書參取之  
 張蕃韓建至河陽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蕃韓建兵  
 是方自舍山踰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溢無舟楫  
 建壞民廬舍為木罌數百渡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  
 因藩建走  
 終言之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

莊宗列傳揚行密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權遣孫儒及行

密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

行密襲據揚州稱留後北通時溥儒引軍攻之大順

元年行密禦備力竭率眾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為

差誤國朝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

見本國舊史據昭遠所記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

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次敘今按吳錄太祖紀及

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彥畢

師鐸出奔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

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

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鏗大順二年七月孫

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斬儒復歸揚州

且龍紀元年孫儒方彊行密新傳宣州安能襲據揚

州踰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迹乃云儒

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杆儒朱全忠遣

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蓋承莊

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

置昇州以張雄為刺史

新地理志光啓三年以上元

初以上元為昇州授雄刺史吳錄馮弘鐸傳大順元

年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弘鐸為刺史按是時雄尚存

二年正月李克用復上表詔復其官爵

舊紀太原軍

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言賊臣張蕃依倚

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

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

時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

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

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

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

二月辛巳朔無已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

四月王建表陳敬瑄田令孜不可赦

十國紀年朝議

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

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

韋昭度除東都留守

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

亥復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  
若已除留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便應釋兵  
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留諸軍亦安肯稟服王  
建亦何必更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籌之  
舊傳建魯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  
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  
今年三月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  
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既  
而為建所脅授兵東歸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  
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  
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王建為  
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  
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今彥  
郎建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  
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今東川將唐友  
通食路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共攻成都也

七月李克用攻雲州

善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出步

王威自率步騎萬餘緩王鎔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  
克用方攻赫連驛既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  
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  
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  
攻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鎔故  
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

十月克用攻元氏柏鄉

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

霄水屬易州克用方攻鎮州以  
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

十二月戊子斬李順節

唐補紀景福二年四月十七

陳匡用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曰茶子  
自即位加夫人號呼曰嬖左神策軍入威都軍使胡  
弘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  
楊復恭為軍主與改姓名為楊守節主上每出遊  
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儉巧趨附乞與主上為兒  
既而允從頗生驕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  
於庭簷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主有撫楹之咎為臣  
懷通室之非承醉奏云王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郎

略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在側曰此實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云除此老嫗方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垂必為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喚入謝恩却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劍揮之諸王相次傳刃以為醢醢按胡弘立即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

馮行襲為昭信防禦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鎮以戎昭為軍

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新方鎮表光啓

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始升昭信軍防禦為

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

更名涇原曰彰義軍新表在乾寧元年今從實錄

陳巖卒妻弟范暉為留後蔣文樞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犬順

二年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紀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閩書皆云范暉巖謬餘書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景福元年正月李克用大破幽鎮兵實錄在二月恐約奏到今從唐

太祖紀年錄

二月朱全忠為朱瑄所敗張歸厚力戰歸厚傳云十一月誤也今

從梁紀

全忠奏貶趙克裕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

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

張訓取常州新紀景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楊過常州已歎張訓之切

新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

趙德諱薨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其官不言德諱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凝為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諱卒疑自為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於此

三月顧彥暉斬竇行實實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竇行實為內應事泄行實死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叙今年事耳今從十國紀年

四月楊行密取楚州執劉瓚新紀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兵於壽河俘斬三千級取楚州執瓚

六月行密歸揚州十國紀年行密過常州謂左右曰亦壯哉舊紀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為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初行密揚州失守據宣州孫

儒病為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併孫儒之眾今從之

儒病為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併孫儒之眾今從之

七月王建圍彭州王先成白七事張彭耆舊傳曰五

步兵士到彭州城下至七月初已經五十餘日諸軍

但托求糧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

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寨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

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先成上招携七事建皆納之先成蜀州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晟遣楊守忠書云弊邑雖小圍守三年矣而張彭云五月二十日方圍

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歟彭但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書也  
李茂貞取鳳興翔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  
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蒲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

八月茂貞拔興元舊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  
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實錄乾寧元年七月鳳翔邠寧之衆攻興元陷之楊守亮楊復恭突圍而遁新紀景福元年八月茂貞寇興元守亮蒲存奔閬州乾寧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國紀年蜀史景福元年十月行瑜茂貞表守亮

招納叛臣請討之感義節度使蒲存救守亮為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邠岐攻陷興元楊復恭帥守亮守貞守忠蒲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按實錄景福二年正月移茂貞山南於時守亮不應猶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則參取諸書

十月李存孝以三州歸朝廷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

自晉州率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總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明仍致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唐末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遁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又曰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鄰不有保持一家俄受塗炭以此猶豫莫敢申明遂至去年遽絕鄰好豈是其之情願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鋌自九月十五日巳來曰有李某之人使促令其南面進軍至趙州牽脅李某即土門路入直屈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衆請

其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  
輒有闕敵但圍小壘專俟大軍據唐太祖紀年錄薛  
居正五代史紀傳實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十月存  
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末見聞錄在大順元年  
十月舊紀恐是連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方  
據太原而此書中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郡已近二  
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邢名磁節度至景福元年乃  
二年也然則實錄云邢州刺史據邢州亦因舊紀  
之誤聞錄所載存孝書蓋與王鎔誤云與張濬也  
二年正月移李茂貞於興元徐彥若鎮鳳翔舊紀在  
未今從實錄新紀

二月朱友恭本李彥威薛居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為汴之賈人李七郎十國紀年以為壽州賈人友恭傳云彥威非角事太祖今從之

三月以渝州刺史柳玘為盧州刺史新傳云玘坐事貶盧州刺史卒

比夢瑱言亦云謫授瀘州新舊書玘貶官無年月人  
實錄此月玘自渝為瀘州刺史當是時貶渝州後  
移瀘州新傳北  
夢瑱言誤也

四月時溥自焚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

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  
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  
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  
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  
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  
人報汴將龐帥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  
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  
部尚書孫儲為徐帥既而溫以佗詞斥去自以其將  
鎮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  
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鎮人殺李匡威實錄殺匡威在五月恐約奏到舊紀

州三軍攻匡威殺之舊傳唐太祖紀年錄皆云五月  
新紀四月丁亥按匡籌奏云四月十九日是月已巳



朔十九日丁亥也今從之

六月曹誠等四人赴鎮舊紀三月庚子以陳珮為嶺南東道節度使曹誠為黔中節度使李鋌為鎮海節度使孫惟晟為荆南節度使

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故罷五將之權今從實錄止是四將

七月張雄卒新紀八月庚子蓋約奏到之曰今從十國紀年

八月嗣覃王嗣周按順宗子經封郟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郟作覃

九月錢鏐為鎮海節度使今年五月以李鋌為鎮海節度使今復除鏐

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荆南時成泗已據荆南二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軍權其實不至鎮而反耳實錄云仍徙鎮海軍額於杭州按是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鎮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

覃王嗣周帥禁軍二萬送徐彥若赴鎮舊紀覃王率軍進攻岐陽今從實錄

崔安潛言門戶終為緇郎所壞舊傳胤初拜平章事安潛有此言按安潛

去年卒必先時嘗有此言也

十月杜讓能賜死續寶運錄曰大順二年相國杜讓能孔緯值上京頓嬰離亂朝綱紊

墜是時御意諸道扈駕兵五十四都坊坊皆滿兼近藩連帥要行征討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為太子本姓宋洋州校先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為岐王茂貞先中禮部侍郎薛廷珪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實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温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為禮儀使延王為冊命使封為梁王且岐王與北河人情方治宰

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旆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寘極瀆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

相國今往成陽謝過及二相到成陽見岐王戰不能  
言岐王大怒却令歸中書省過纔到中書上又發遣  
今祈謝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  
並不措一言如此曠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  
賢上不樂教罷知政事不得已除孔緯荆南節度杜  
讓能除河中節三日後貶于嶺表出國門三十里並  
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百人往咸陽及  
貶二相乃退此皆誤謬之說今從實錄

十二月朱瑄朱瑾救齊州編遺錄云十月乙未今

乾寧元年二月鄭綮同平章事舊傳云光化初為相

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典廬州吳王揚行密為  
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儒懦清慎弘  
農常重之昭宗時吳王雄據淮南海朝廷務行姑息因  
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  
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水  
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克用舉  
兵至渭北綮已罷  
相今從實錄新紀

三月李克用誅李存孝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

俘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騎將  
阿檀懼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

窮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  
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涇將

通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  
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耳

六月克用殺赫連鐸舊紀六月二辰克用攻陷雲州

唐太祖紀年錄莊宗列傳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皆  
云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鐸奔吐谷渾誤也新紀六

月赫連鐸及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太祖紀年錄十  
月討李匡籌師次新城邊兵願從者眾赫連鐸曰義

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繫膝行詣於軍門太祖微  
數其罪笞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鐸等

來歸命笞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暉據雲州叛討平  
之以志勤為大同防禦使與舊紀異唐末見聞錄六

幽州界巡檢迴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

九月克用殺康君立

薛居正五代史李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温者君

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街宅夜飲行劍斫損昭義節度使

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薨薛史賜酖恐是文飾其事

十一月克用圍新州 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技截寇進收揚門九月戊戌

下武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隅按十一月己未朔無壬辰戊戌甲寅紀年錄誤今從實錄

十二月盧彥威殺李匡壽 唐太祖紀年錄作匡儔今從新舊紀傳實錄

二年二月辛卯董昌即帝位 吳越備史云癸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云應

兎子之讖欲以二月二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錄長曆皆云二月己丑朔非當時曆誤即今日曆誤

要之昌必以二日辛卯日僭號

昌改元順天 吳越備史曰癸卯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大聖

非也羅隱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啓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宣室之地明告我其所稱曰權即羅平國位昌狀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十國紀年亦云年號順天會稽錄云天冊蓋諒今從備史

八月李克用釋華州移兵營渭橋 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卻

廷昱至且言茂貞領兵三萬至熱屋行瑜領軍至與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圍進營渭橋按實錄八月

延王戒不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已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部領大軍前月

二十七日離河中蓋克用不親圍華州但遣別將將兵往及聞邠岐謀迎駕乃遣華兵詣渭橋即所謂前

鋒者也克用既以七月二十七離河中則戒不至彼必在其前實錄云八月至河中誤也今從紀年錄

克用遣李存信等攻梨園 唐太祖列傳曰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

軍先自夏陽渡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亦以全忠伶官羣小或勸太祖入朝自握兵柄太祖亦以全忠

圖已朝廷不能斷心微有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  
寓乘間密啓曰大三家世効忠此行討逆止爲邪鳳  
不臣但令臣節爲天下所知即三賊不足平也而悠  
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弗詢之書苟悅台情雖俳優  
之言不亘縱其如此京師咫尺天聽非遙實無益於  
英德也今三凶正感須速圖之事留變生無宜猶豫  
太祖曰公言是也即日出師下梨園若按克用謀大  
事固非佗官所豫又實錄已丑克用進營渭橋癸巳  
克梨園中間四日耳無月餘不進事且旣云羣小勸  
入朝即當詣行在不當留渭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欲  
歸功於存信耳今不取

克用遣子存勗詣行在實錄作存貞据後唐實錄薛

貞實錄薛蓋誤

十一月朱瓊降於朱全忠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瓊降

十一月丁巳瓊遣軍將三百新奉撈及死皆在十月按編遺錄

三年六月汴人擒李克用唐大祖紀年錄薛

紀實錄擒落落皆在七月薛居正五代史

李存信傳在五月今從漢太祖紀

李茂貞表請勒兵入朝薛居正五代史五月制授茂

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

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

唐補紀曰五月朝廷除覃王爲鳳翔節度使除茂貞

爲典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闕之心自是

京國人心驚憂出投郊垆京城爲之一空上潛謀行

幸按實錄新舊紀諸書茂貞未嘗除東川薛史誤移

唐補紀誤今從實錄

茂貞逼京畿覃王敗績舊紀二月茂貞請入覲上令

衛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

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諸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

言延王撫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朝觀丙寅李茂貞

以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

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不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今從舊紀

八月朱朴同平章事舊傳曰朴腐儒木強無他才伎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為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詞託議諸王下吏人以通意旨言方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頗有順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諸王以為然乃奏天聽翌日宣喚顧問機宜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測聽其籌謀經四五月並無所聞遂敗出嶺外按朴雖庸鄙恐不至如舊傳所云唐補史亦恐得之傳聞非詳實今從新傳

九月崔胤同平章事舊傳胤檢校兵部尚書嶺南東道節度使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之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新傳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宏當國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宏按胤出為清海節度

使在後非比年舊傳誤今從實錄

陸宸硤州刺史舊傳曰九月覃王率師送徐若

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宸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按此乃景福二年杜讓能討鳳翔事時宸未為相舊傳誤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十月丁巳韓建兼把截使李巨州許國公勤王錄十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兆尹并充把截使實錄作癸丑是月戊申朔今從勤王錄

李茂貞獻助修宮室錢舊紀實錄皆云茂貞進錢十百五十貫太少蓋脫貫字耳

十一月李師悅卒子彥徽知州事實錄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

師悅卒以其孫彥徽知留後今從新紀十國紀年

四年正月立德王裕為皇太子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

云云敕宜從允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鬢之士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誅歌人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力也李巨川著書矯誣善惡乃至於此

今從實錄

丙申龐師古葛從周入鄆州執朱瑄薛居正五代史

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為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奔壁夜走葛從周擒瑄并妻男以獻按濟水自王莽時大旱不復能絕河而南自是河南無濟水編遺錄曰五月遣騎於鄆州軍前追從徑往洹水董師以代侯言師古留攻鄆梁太祖辛卯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為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

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振壁內朱瑄聞之棄壁走

編遺錄四年正月巳卯朱瑄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茅索之以為巨纜乃於其橋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瑄奔遁皆不云濟水師古去年三月已敗鄆兵于馬頰追至西門據故洛亭子為寨乙未夜先濟蓋鄆城下清河水疑朱瑄引之以環城固守故師古等為浮橋以濟師河既可決明非自然之水也舊紀癸未龐師古所殺瑄氏俘於軍新紀丙申全忠瑄至中都為野人所殺瑄氏俘於軍新紀丙申全忠

所殺妻榮至汴為尼揭薛史辛卯營於濟水則癸未鄆未破也新紀云丙申龐師古實錄二

師古為鄆州留後舊紀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遺錄薛史梁紀皆云友裕按編遺錄三月丙子以友裕為鄆州留後師古為徐州留後蓋初以師古守鄆

州後以友裕代之而徒師古於徐州也

二月己未赦天下實錄降德音曲赦天下云德音即非赦既云曲赦即不及天下實錄

四月李繼瑋為匡國節度使實錄賜同州號匡國軍以防禦使李繼瑋為匡國節度使按新方鎮表乾寧二年賜同州號匡國軍王行約已嘗為匡國節度使蓋行約死繼瑋但為防禦使今始復舊名耳

韓建奏貶張禕等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崇蘇循等為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焉禕等必不皆為刑部尚書皆貶衡州司馬實錄誤也

五月朱友恭執瞿章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五月丁丑武昌收復黃鄂二州新紀壬午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璋死之朱友恭傳云瞿章十國紀年作瞿章吳錄云執刺史瞿章當可據

八月韓建殺通儀等十一王舊紀是日通單以下十王并其侍者皆為建兵所擁至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准前商量請置殿後都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王克良以下十人送韓建府建以棘刺圍於大廳經宿不與相見軍吏諫遂請諸王歸官散却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儀王滋沂王灑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不嗣丹王允按舊紀韓建奏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八人新宗室傳初帝遣嗣延王戒不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又有覃王嗣周則是十一人新紀傳儀作沂按照宗子裡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據

朱朴再貶郴州司戶實錄朴貶郴州司戶按薛廷珪蜀王傳分司東都制云苞藏莫顧於朝綱進見不由於相府復云猶希顧問之問來撓澄清之化又貶渠州司馬制云爭臣條奏憲府極言指陳負固之謀忿嫉崇姦之計與此稍異今從實錄

鳳閣書詞有朴自秘書監責除

實錄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六



